

《历史研究》 五十年论文选

(理论与方法·下)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社会 科学 文献 出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以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

<http://www.ssap.com.cn>

ISBN 7-80190-541-5

9 787801905413 >

ISBN 7-80190-541-5/K · 130
定价： 98.00元(上、下)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理论与方法·下)

《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理论与方法上、下）

编 者 / 《历史研究》编辑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 任 部 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项 目 经 球 / 宋月华

责 任 编 辑 / 丽 君

责 任 校 对 / 段 青

责 任 印 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 律 顾 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39.75

字 数 / 1012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541-5/K·130

定 价 / 98.00 元 (上、下)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目 录

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	吴大琨 / 1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	日 知 / 15
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	金景芳 / 33
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	金景芳 / 48
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 ——兼评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	侯绍庄 / 70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	王思治 / 93
关于奴隶制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商讨	沈长云 / 108
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 述评	张分田 张荣明 执笔 / 123
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 ——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	晁福林 / 150
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	庞卓恒 / 170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刘 涛 / 187
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	刘修明 / 208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问题的讨论	史绍宾	224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性质的商榷	白寿彝	236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	尚 钱	249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黎 澈	306
对黎澍同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一文的几点意见	韩大成	345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	马克垚	369
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李伯重	390
略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原因的		
内在联系	罗荣渠	410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黎 澈	432
关于《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的信		
——致黎澍同志	吴 江	448
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兼与黎澍同志商榷	郭瑞祥	454
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		
——答祝伟坡同志	黎 澈	468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徐思彦 整理	474
说“合力”	刘大年	481
“合力”辨		
——兼与刘大年同志商榷	吴廷嘉	490
《说“合力”》质疑	陈孔立 施伟青	507
“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	李振宏	515
试论历史规律	王 和 周 航	539

目 录 3

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	何兆武等 / 565
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	
——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	郭沫若 / 607
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	本刊评论员 / 612
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	嵇文甫 / 617
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	耿云志 / 627
批判的历史精神	
——胡适历史哲学思想初探	闻继宁 / 651
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宁 可 / 669
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尚 钱 / 728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	黎 润 / 776
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蒋大椿 / 794
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	
——与蒋大椿先生商榷	吴 英 庞卓恒 / 830
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	
——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	宁 可 / 868
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庞卓恒 / 880
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	吴廷嘉 / 897
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和史学多元化	李开元 / 914
论历史研究的对象	刘大年 / 929
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赵铁峰 / 961
历史认识对象的特点	王正平 / 978
论史家主体意识	李振宏 / 992

论史学主体认识的一致性	李 林 / 1018
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	赵吉惠 / 1039
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几点思考	张耕华 / 1059
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	于 沛 / 1081
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	胡钟达 / 1097
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形成	项观奇 / 1125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是科学假说	朱本源 / 1147
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罗荣渠 / 1172
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与当前的新取向	
——兼论中国史学的优势及前景	马雪萍 / 1199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王明珂 / 1222
编后记	/ 1245

开展历史研究，迎接 文化建设高潮

——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

郭沫若

中国有长远的、内容丰富的历史，是值得我们夸耀的。几千年以来，我们的祖先定居在亚细亚大陆东部的温带地区，发展了创造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绵延不绝地不曾中断，文物和史籍之多，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这些都是勤劳而有智慧的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劳动者替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不仅应该加以尽心的爱护，而且应该加以很好的整理。

无可讳言，我们的历史文物虽然异常丰富，但差不多全部还停留在原始资料的阶段。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我们也产生了不少的历史专家，特别如像司马迁那样伟大的人物，在两千多年前，总结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而为二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记录，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规格，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然而前代的历史家们，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所限制，他们不仅不曾从长期的历史中发现出生死发展的规律，而是适得其反。他们的史观是唯心史观。为了要巩固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们企图把活生生的历史发展固定甚至倒立起来。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便是那种史观的公式化。他们要维持“正统”，便不能不维

持“道统”。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是封建统治的脊梁，因而唐虞三代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史观之下，不仅历史发展受了歪曲，甚至连历史资料都被玉石混淆而轻重倒置了。历史成为了封建帝王和地主阶级的起居注，劳动人民的创造遭受了不可容恕的长久的湮没。

近百年来，中国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资本主义的科学文明逐渐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堡垒。几千年来封建骗局为现实所揭破，历史的真相才朦胧地有所显示：历史是发展而不是固定，历史是前进而不是后退。想依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用以改革中国社会的要求，受到强有力促进。然而在中国逐渐觉醒的时期中，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转进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它们的要求是要把中国殖民地化，长期地停留在被榨取的状态。外来的侵略势力和内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使得中国社会因而被迫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坑里面。这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便是由封建社会的唯心史观转变而为买办阶级的唯心史观。“全盘接受，全盘西化”，便是这种观点的最后的结晶。买办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比封建时代的历史家们更进了一大步：不是把中国的历史固定而倒立，而是把中国的历史整个抹杀了！

值得衷心庆幸的，是我们在今天要回忆几年前买办阶级统治下的中国情况，也就和要回忆几千年前的封建王朝的历史一样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解放了自己，建立了几千年来历史上所未有的人民做了主人的国家。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中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斯大林把它结合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实际，成就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成了人类历史中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在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中灵活的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使中国人民革命得

到伟大的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的思想武器，的确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过我们，要我们“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① 这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讲的话，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二年了。然而这就和在今天当面给予我们以指示的一样。这本来是对于学习革命工作的一般的指示，而在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是特别感受到分外的亲切的。四年来，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在雄壮的革命进军中经过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宏大的自我改造的思想学习，对于这个亲切的指示，我们相信是有了更普遍的接受和更深人的体会了。

自然，学习是有一定的步骤的，学习更是没有止境的。今天我们历史工作者谁也还不能这样傲慢地说：我们已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了，我们已经能够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工作了。有谁能够这样傲慢地说，可能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踏实的学问，它欢迎诚恳谦逊的人，它欢迎勤劳不倦的人，它欢迎勇敢前进的人。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应用是应该采取不断学习的态度的。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自然是很好的学习，但如从工作中切实地进行体验可能是更好的学习。列宁早就说过：“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的思想所经历的途径并不像从前那些在秘密条件下工作的宣传员和著作家所经历的一样，而是经过他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② 我们就请从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一门科学方面努力达到

① 《毛泽东选集》，卷三、页八三七。

② 列宁：《论统一经济计划》（一九二一年）。

实际的成果，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的学习吧。

历史研究的资料对于我们是绝对丰富的，而历史研究的需要在今天却又相当地迫切。汉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的历史、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乃至世界史都需要我们以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解释。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很多方面，我们不仅还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甚且还不曾有过初步的接触。无限的材料摆在当前，还不曾切实地进行有计划的收集，材料听其自生自灭，可能有不少宝贵的成分是已经消失了。就因为这样，我们在目前还得不到一部完整的通史或其他各文化部门比较精密的专史，那是一点也不足怪的。但在今天我们是迫切地需要有这样的研究和著作了。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中来体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中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不仅我们自己需要，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兄弟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进步的人民都有同样的需要。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而世界人民特别是追求解放的人民对中国的歷史和现实便感到莫大的憧憬，他们想从这里求得解决他们本身问题的钥匙。然而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我们须得满足内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上的白页写满，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

但是，我们并不想在目前就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有这样的朋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已经相当有把握，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而产生出“理论性的结论”来，那样的朋友和他的作品，在我们当然十分欢迎。但假使一时还得不出“理论性的结论”，只要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只要能够提供出“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都是我们所一律欢迎的。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

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只要是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工作。认真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会逐渐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终于合辙。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经过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

我们就是根据这样的方针来编辑和刊行这个刊物的。我们取名为《历史研究》，用意也就在把范围放宽一些，以展开历史研究的工作。“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①，这就是我们所遵守的原则。但只要所进行的“研究和解释”不违背“科学的历史观点”，也就有可能逐渐获得这样的观点。因而我们的范围虽然比较宽畅，但也并不是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凡是抱着诚恳的态度、有心认真学习和研究的朋友们都请来参加这项工作吧。请把《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园地吧。它虽然一时还不能满足人们的过高的期待，但在今天的自由环境中，有着充分的阳光和养分，只要我们努力垦植，毫不懈怠，我们一定可以使这个园地逐渐成为宏大的文化公园。

文化建设的高潮要緊跟着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了，各尽所能，责无旁贷。

(1954年第1期)

^① 《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

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

本刊评论员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到处设置“禁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因为是他们用来确定儒法斗争性质的根据，所以也成了“禁区”。

今年十月间，我国历史学界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突破这个“禁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封建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着封建制的残余，有待我们去彻底肃清。运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奴隶社会在什么时候怎样转变为封建社会，正确地认识封建社会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规律和特点，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古代哲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所以它是学术上一个大问题。五十年代，我国历史学界从殷周人殉问题开始，展开了古史分期问题的热烈讨论，并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本来应当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可是这次讨论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武断专横，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他们胡说什么古史分期问题毛泽东同志已有定论，不容许继续讨论了。事实证明完全是他们在用谎言来推行自己的邪说。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曾经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在一九四〇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又申述这个观点：“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可见一直到解放时，毛泽东同志还是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但是在五十年代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说，他看了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一书，认为郭沫若同志提出的“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有道理。从赞同西周封建说到赞同郭沫若同志的春秋与战国之交封建说，足以说明毛泽东同志也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他虽然认为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有道理，但并没有说过，到此已经穷尽真理，不必再进行研究和讨论了。如果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说过话，就成为最后的定论，把不同意这个“定论”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那末郭沫若同志提出战国封建说，反对西周封建说，岂不是也要被引申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么？这显然是最荒谬不过的逻辑。同样，毛泽东同志虽然赞同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也不能因之便引申出，凡不同意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的，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对历史的认识，往往由于材料不足或者新材料的发现，或者对已有材料出现新的解释而不能不有所保留和有所改变。因此，轻率地宣布某一看法为定论，适足以妨碍自由讨论，而无助于人们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理。在艺术问题和科学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自由讨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

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的论述可以判断出来，把他对个别问题表示的意见视为“定论”，用作禁止自由讨论的口实，恰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古史分期问题象其他学术问题一样，各种学派都有权利以平等地位进行讨论。有些同志对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或者对另一学派的分期说，提出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现象，不能认为是对郭沫若同志或某人意见的不尊重。郭沫若同志本人曾经多次修改他的分期说，直到去世之前，还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探索真理终生不倦的精神，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社会主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制度。没有最广泛的人民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允许各种学派存在，允许各种学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探索真理，进行争鸣，并以国家权力为之提供条件，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是出现群芳斗艳，群星耀天的时代。在古史研究领域里，有人偏重于文化典籍的研究，有人偏重于考古文物的研究，或者有人偏重于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受到轻视甚至无理的反对。人生有限，知识无涯，科学工作者能在任何一个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创造性的见解，总是难能可贵的。在探索过程中，意见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不是坏现象。“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从历史上看，人类对客观事物要有比较全面，比较正确的认识，几乎无不是在漫长世代通过如此种种不同的途径发展起来的。

在五十年代的讨论中，有些同志持魏晋封建说。大家知道，这种看法与当时国外某些学者的观点相同。这就在我门的现实生

活中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学者能否与外国学者在某些学术问题上，持有相同看法？有了这种看法，是否就可以把他们叫做外国人的“应声虫”？

在国际交往中，除非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心怀敌意，对我国进行恶毒攻击、诽谤的外国反动“学者”，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同外国学者进行友好交往。在这种交往中，我国学者与他们在学术问题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难道能说不是正常现象吗？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有相近的或者相同的见解，岂不就同他们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见解一样，都是无可非议的正常现象吗？

在这次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大家突破林彪、“四人帮”布下的罗网，来了个思想大解放。本着探求真理的精神，自己持有何种看法，就充分发表出来。不管你是西周封建说，还是春秋封建说；不管你主张战国封建说，还是反对郭沫若同志的意见，主张秦统一封建说；不管你认为奴隶制的下限，应划在东汉，还是持魏晋封建说；甚至在一说之中，又有不同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发表了意见。既有生动活泼的辩论，也有严肃认真的批评，所以大家感到这次讨论会开得很好，心情非常舒畅，大家一致认为，真理不怕批评，谬误终会得到克服，只有通过争鸣，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

我国历史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性，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就有许多特殊性的问题，有待研究。我们深信，我们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保存有无比丰富的文化典籍，许多重要的文化遗址和文物又不断大量出土，我们还拥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可供参考。只要我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的研究，一定能够获得新的和更新的认识，从而逐步接近真理。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